

共产主义世界和 我们的世界

华尔特·李普曼著

(内部读物)

.18

研究所

世界知识出版社

共产主义世界 和 我們的世界

华尔特·李普曼著

凌 雨 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Walter Lippmann
THE COMMUNIST WORLD AND OURS

Little, Brown & Co., Boston, 1959

据美国波士顿李特耳—布朗公司 1959 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共产主义世界
和我们的世界

[美] 华尔特·李普曼著

凌雨译

*

出版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定价 每本一角三分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4}$ · 字数 23,000

1960 年 2 月第 1 版 196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522

出版者說明

本书作者李普曼是美国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論家之一，青年时受过費边主义的影响，成名后投靠美国壟断資本，与摩根財团有关系。1914—1918年任“新共和”杂志主笔之一并兼任紐約“世界报”編輯。1917年曾任陸軍部部长助理。1931年起为“紐約先驅論壇报”的专栏作家。

李普曼与美国高級官員的关系相当密切，常为美国政府献策。他的意見在美国統治集团中相当受到重視，对美国政府的現行对外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1958年秋天，李普曼曾訪問苏联。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同志接見了他并与他进行了談話。本书就是李普曼回国后以这次談話为主题写的一本小冊子。全书共分四章，头两章报道他与赫魯曉夫同志談話的主要內容，后两章論述作者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尽管作者戴着有色眼鏡观察苏联，对苏联进行了誹謗和誣蔑，但他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軍事集团政策和“冷战”政策已經彻底破产。在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生变化以后，李普曼为美国統治集团献策，建議在經濟上大力援助印度，使其成为“不发达国家的榜样”，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非两洲的吸引力。美共名誉主席威廉·福斯特同志在1959年3月号美国“主流”杂志发表一篇书评，駁斥了本书的某些荒謬論点。我們特将这篇书评附于书后，供讀者参考。书评的中譯文原載1959年第14期“国际問題譯丛”，这次轉載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目 录

編者的話.....	1
引 言.....	2
第一章 同赫魯曉夫先生的談話.....	5
第二章 同赫魯曉夫先生的談話（續）.....	10
第三章 苏联的挑战.....	17
第四章 一个总结.....	24

附 录

和平共处問題 威廉·福斯特 29

——評李普曼著“共产主义世界和我們的世界”

編者的話

1958年11月，李普曼先生从俄国回来以后，在日报上連續发表了四篇文章。在头两篇中，他根据記憶尽量詳細地报道了他同赫魯晓夫先生長時間的会見以及他們談話中的論点；在后两篇文章中，他把同赫魯晓夫先生两小时談話中所了解到的以及同苏联官員們、編輯們談話中所了解到的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的作了冷靜深入的考察。美国和欧洲的讀者都热烈地要求把李普曼先生的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以便保存和利用。記述赫魯晓夫先生談話的前两篇文章在重新付印时未加修改；闡述李普曼先生的結論的后两篇文章，在收入本书时，作者对結尾部分曾加以潤色和补充。

爱德华·魏克斯

引 言

1958年10月的最后两个星期，我和我的妻子呆在苏联，而且几乎全部时间都呆在莫斯科。我们是作为旅行者去游历的，虽然行前我们曾经和苏联驻华盛頓大使館討論过这次訪問，并且事前約定：我訪問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苏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我們除了在列宁格勒稍微游覽了一下外，在那广大辽闊的苏联，沒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因而对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沒有获得第一手的了解。但是，通过对赫魯晓夫先生本人的两小时訪問，加上同苏联官員們和編輯們的历次談話，我想我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动机和支配思想比以前有了更好的了解。

我就要开始叙述訪問赫魯晓夫先生的經過。但是，我得首先談談当时的情况。我們到达苏联之后，等了一个星期，苏联的負責官員还没有对我们的訪問作出肯定的安排。因为赫魯晓夫先生到南方去了，而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又須和陆軍元帅阿密尔談判，后者是代表納賽尔总统去談判关于阿斯旺水壩以及无疑地还有关于許多其他事情的协定的。在阿密尔陆軍元帅离去之后，哥穆尔卡先生及其所率領的波兰代表团預定到达之前，赫魯晓夫先生好像有一天空閑。我們的訪問就确定在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地点是克里姆林宮他的办公室。

我們得到通知說，要在二十分钟前在旅館里作好准备，苏

联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有一位官員坐車来迎接我們。旅行者不能驅車进入克里姆林宮区，但在驗明我們的車子之后，便有一辆警車引导我們駛向克里姆林宮一个內院中的一幢房子門口。有一位官員在那里迎接我們，并把我們陪送到赫魯曉夫先生办公室隔壁的一个接待室里。室內沒有別的什么人。不像我觀光过的其他任何政府首脑的办公室，沒有警卫，沒有別的等待接見的人，沒有拿着文件来来往往的秘书，当然沒有新聞記者，并且一点也沒有熙熙攘攘的現象——忙碌而重要的官員們的外屋通常慣有的現象。

不管怎样說，赫魯曉夫先生总得做許多工作，总得接見許多人。但是，从外表上却看不出来。當我們被引进他的办公室时，正好是上午十一点正。他显得十分輕松，絲毫看不出是一个公務繁忙、心神不定的人。真的，他表現得好像是世界上最清閑的人。在談話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只想談苏美关系而不談別的問題；但是关于這個問題，好像我要談多久他就准备談多久，倘若我始終只就廣泛的問題发問，而不打算深究到特殊談判的細节上去的話。

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办公室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間，里面有一張长方形的會議桌。在房間的一端，放着一張看来很小的供这个广大帝国的統治者使用的桌子。不仅如此，這張桌子頗像弗兰克林·罗斯福總統在白宮用的那張桌子，上面放满了新玩意儿和一件大的飞机模型。談話是在那張长桌子的一端进行的。当时在場的除了赫魯曉夫先生本人外，还有他的翻譯、前苏联駐华盛顿大使的儿子特洛揚諾夫斯基先生，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人尤利·茹可夫先生（他和朱可夫元

帥沒有关系)①，還有我的妻子和我自己。沒有速記員在場，也沒有看見自動記錄機。

但是，茹可夫先生記筆記，我的妻子記筆記，特洛揚諾夫斯基先生作些摘要以便翻譯，我則在顧得着時才記几筆，因而我沒有一份正式記錄。在談話結束時，我們一面喝着醫生囑咐他喝的汽水，我一面請求赫魯曉夫先生告訴我在什麼情況下我能引用他說的話。他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說我愛怎樣引用就怎樣引用，但他希望我不要作出任何損害蘇美關係的事情！

這樣，我就只好凭良心辦事了。我想還是應該把這次訪問的經過作一報道，附以說明，但不加評論。因為我沒有書面的記錄，除了我當時記下來的片言只語而外，我不想直接引用赫魯曉夫先生的話。另一方面，我把他的話根據我所了解的以及我相信他是那樣說的，作尽可能真實的敘述。

① 茹可夫和朱可夫在英文中都是 Zhukov，這裡按習慣譯出。——譯者

第一章 同赫魯曉夫先生的談話

寒暄一番之后，赫魯曉夫先生向我揮揮手說，他準備回答我的問題。開頭我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自1955年日內瓦首腦會議以來惡化了，主席是否願意對此表示意見。

他說，兩國之間的關係並不會惡化。1955年是不好的，現在也是不好的，而且一直沒有好轉。他接着說，問題在於我們的關係是凍結在目前的状态，還是使之好轉或惡化。

我提醒他說，在日內瓦會議的時候，曾經出現過兩國之間的關係可以大大好轉的希望。

他說，是的，但在西方，這些希望是以錯誤的前提為基礎的。杜勒斯和丘吉爾——或者如他所稱呼的“那只老狼丘吉爾”——曾經希望，在斯大林死後蘇聯的國內政策會有一個轉變，蘇聯會離開加強它的“社會主義成就”的道路。當他們看到斯大林的繼承者沒有打算清算共產主義制度，而的確是要在現狀的基礎上緩和緊張局勢的時候，西方就回到冷戰的策略上去了。他們曾經希望把我們拉過去，但我們決不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決不！

接着，我就抓住機會請赫魯曉夫先生告訴我，他對“現狀”一詞作何了解。可以馬上看出，這個難題的回答在他的心目中是複雜的。他對這個名詞的理解將在他以後的大部分談話里漸漸表露出來。所以我想，要是我在此打斷一下敘述，把

我以后回顾全部談話时认为他对“現狀”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主要成分簡述一下，那对讀者是会有帮助的。

他的概念中比較容易理解的部分是：不应该用軍事力量改变疆界。关于这一点他举例說，就中国和越南而論，它們本国两部分之間的爭端是国内問題，是“內政”問題，因此不能当作国际問題来对待。就两个德国和两个朝鮮而論，疆界的改变——假定是两个部分的統一——也只有通过“双方同意”。

稍后我还要回过头来談德国問題。但我必須先談一談他的現狀概念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在他看来，目前在俄国、中国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地方进行着的社会和經濟革命都是現狀，他还要求我們也这样来承认它。在他看来，反对这个革命就是企图改变現狀。我們认为現狀就是目前存在的形势，而他则认为現狀是进行着的革命改变的过程。他要求我們不但承认現在的革命，而且承认将来的革命。

在他的現狀概念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这和軍事力量对比有关系。

从他所說的話以及他的話所包含的意思来判断，我想把他对現存軍事力量对比的看法敘述如下。我相当地确信，他对現存軍事力量对比的看法是以这一点为依据的：他自信苏联已經掌握中程導彈和短程導彈到这样的程度，它能够用这些武器来控制德国、西欧、土耳其和伊朗。当然，我不知道他对这些導彈的自信是否有理由。但是毫無疑問，他假定这些導彈在他的思想中是实在的东西，而且这些導彈現在已成为人們所說的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

另一方面，他的話里並沒有暗示：他认为苏联有远程導

彈，這種遠程導彈已經打破或者即將打破現在蘇美軍事上的僵局。他對蘇美軍事地位對比的想法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在一場直接的衝突中擊敗另一方，但是由於火箭的發展，美國的前進陣地特別是在德國和土耳其的前進陣地再也守不住了。因此，他認為美國政策是以對現存軍事力量對比的一種過時的估計為依據的。

二

我現在繼續敘述這次談話的經過。在他談了現狀，談了不用武力改變疆界，談了德國問題必需通過雙方同意等問題之後，我問他是否會同意由兩個德國舉行自由談判，並且作為四個占領國之一，他是否會接受由兩個德國自己談判達成的協議。對這個問題，他很快——異乎尋常地快——回答說：他會同意，並且如果占領國的軍隊在協議達成之前先行撤退的話，那是再好不過的。這会造成“一個比較正常的情况”。

我不相信他說的是他的本意，也許因為他沒有充份了解一個西方人在談到由兩個德國舉行自由談判時說的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就問他，他是不是真心說占領國應該無條件地接受兩個德國政府自由談判的結果。對這個問題他回答說，占領國“當然”要遵守波茨坦協定。他說，這個協定規定德國應處於永久不能再擾亂和平的地位。他使我有理由地確信，假如西方國家建議由兩個德國舉行自由談判，蘇聯政府將不願意接受這個建議。

提到波茨坦協定，他馬上就抱怨起美國來，說它正在破壞這個協定，幫助德國重新軍國主義化。他這番話的言外之意

是；只要西德再度成为一个军事国家，两个德国的統一就没有可能。

这样就使德国問題談得深入一些了。他詳盡地談論，而且比對任何其他問題顯得更熱情一些。從他的談話中，我有趣地發覺他是怎樣考慮德國問題的。我們必須把他在德國問題上的言論和他的關於蘇聯現在已經掌握了中程導彈這一軍事假設前後聯繫起來看。

他開始說，美國人沒有認識到他們重新武裝德國的現行政策很可能給他們自己帶來的危險。我問他，這是什麼危險？他說，那就是：假如一場新的戰爭發動起來的話——我們在以後將看到他對這場新戰爭怎樣發動起來的看法——德國可能像1939年那樣，又一次和東方達成協議，而掉轉頭來反對西方。為什麼呢？因為，要是西德進行一場反對東方的戰爭，蘇聯——用它的導彈——能夠很快地摧毀西德。但是如果蘇聯鼓勵德國掉過頭來反對西方，那末，單單德國人就比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加在一起還要強大得多。

於是，他接着說，局勢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何以見得呢？在西方，人們對於慕尼黑談論得很多，但西方各國人民並不了解慕尼黑。他們以為，慕尼黑犧牲捷克斯洛伐克是為了撫慰希特勒，制止他進行戰爭。赫魯曉夫先生怒氣沖沖地說，但事實上，慕尼黑是那些要希特勒進攻俄國的英法保守分子安排的。為了誘使希特勒進攻俄國，他們把捷克斯洛伐克給了他，而捷克斯洛伐克是“一支瞄準俄國心臟的利箭”。他說，在1938年蘇聯就準備參加保衛捷克斯洛伐克反對希特勒的鬥爭，並且實際上曾下令它的軍隊進行戒備。

赫魯曉夫先生說，慕尼黑以後，斯大林認識到蘇聯遇到的危險是西方在慕尼黑的行動引起的。希特勒也看出慕尼黑必定使俄國人何等地驚慌，並且認為，要是蘇聯被誘使保持中立，他就能夠消滅英法。因此，希特勒提議和斯大林妥協。當然，希特勒企圖在打垮西方以後進攻俄國。但斯大林從自己的角度看到了一個在希特勒進攻俄國之前削弱希特勒的機會，所以他就鼓勵希特勒在西方發動戰爭。

並沒有人問起這些，是赫魯曉夫先生自動作了這番歷史剖白的。這番歷史剖白的要點是：不論怎樣，在今天像在1939年那樣，簽訂另一個像希特勒和斯大林所簽訂的德蘇條約是可能的。他堅持說，既然德國對蘇聯的進攻現在已成為“自殺性的”，那就真的更有可能了。

第二章 同赫魯曉夫先生的談話(續)

讀者讀到这里一定產生疑問，就像我在訪問時產生過的一樣，赫魯曉夫先生是否當真認為美國正在策劃對蘇戰爭？因為，雖然他一方面對西德和土耳其的態度咄咄逼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不想用自己的軍事力量進攻它們從而發動一場戰爭，這也是看得明白的。

這對我來說是清楚的，因為我覺察不出在他心裡對美國會進行干涉這一點有任何疑問；而且毫無疑問地，他把美國看作是一個要予以最大注意的軍事國家。他說的怎樣對付德國和土耳其、自然也對付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一番話的意思是——用軍事術語說——以攻勢防禦相威脅，如果蘇聯受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的攻擊而主要是美國的攻擊的話。

那末，是什麼東西使得他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可能進攻蘇聯呢？假如我可以用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回答是：如果美國發現自己在冷戰中就要失敗，它就可能訴諸一場熱戰。

這不是他說的話，但聽了他談過美國對共產主義又怕又恨的那一段有趣的話以後，我終於認為這就是他的意思。

他說，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學說，對你們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危險，但它並非作為蘇聯政府的一種軍事政策對你們是一個危險。共產黨人不想流他們自己的或他人的鮮血來擴張領域。而且每個國家應該在自己的國境內保卫自

已反抗共产主义，如果它认为这样做最恰当的话。（我认为这是他前几天和埃及陆军元帅谈到纳赛尔对待本国共产党人的反响。）但是，尽管如此，他在平静地说明了这些之后，仍然有点庄严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将每年引起你们——美国人——更多的“麻烦”。

怎样引起呢？西方的麻烦将来自苏联人民取得的不断的“利润的增殖”。他说，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生产力最强的国家。但是，美国正在度着“它的伟大岁月的晚年”。为什么呢？因为不久苏联将在生产力按人口计算方面超过美国。显然他是指即将提出的七年计划，这个计划当时尚未公布。当那个计划完成时，（贫困国家的）人民将“被他们的肚子说服”。他断言，这就是你们的危险，而不是我们的氢弹。

为什么他认为我们可能发动战争来反对他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他的一个由列宁传下来的信条是：如果苏联在技术和生产力方面不断进步，把一些欧洲帝国的老殖民地都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那末西方就宁愿发动进攻而不甘心由于坐失良机而在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中败北。对付西方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战争，赫鲁晓夫先生认为他由于拥有中程导弹而找到了解决办法。例如拿土耳其来说，他断言，一旦全面战争爆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会连赶到土耳其送葬都来不及。他顺便补充说，我们在黎巴嫩的行动是“在玩弄战争”，像黎巴嫩那样“跳蚤”般大的事，苏联是不会去理会的。

二

因此，他的中心论点是：苏联的经济最近将来在生产力按

人口計算方面要超过我們，并且这一成就将促使世界上的貧困国家轉向苏联，把它当作榜样和向它要求物质援助。我問赫魯曉夫先生，既然苏維埃制度要求有高度的技术能力和行政效率，他是否相信这种制度能在道地的落后国家行之有效呢。

他回答說，四十年前俄国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請看看共产主义已經取得了多少成就。我說，是的，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不过，革命前俄国已經有許多偉大的科学家，并且比起許多非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来，俄国不算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我覺得他不願意面对这个有点屬於純理論性的問題。他坚持說，假如印度尼西亚采取了苏維埃制度的話，它会搞得更好，他就这样使这个問題的談論告一結束。他接着說，印度用不着限制人口就能够不費力地自給自养，假使它有这种政府和这种經濟，这种經濟长于振兴实业，例如把印度的广大蕪地变为可耕地。十分明显，他是考虑了自己的宏偉計劃的——在俄国亚洲部分的处女地上种植小麦，利用乌克兰肥沃的土地发展制酪业、蔬菜种植业，种植更多种多样的农作物。但是，他絕沒有下功夫研究过这样宏偉的計劃是否能在封建制度或部落制度的国家行得通这个问题。

三

这使我把話題引到中国。关于中国，我在莫斯科从旁人那儿听到过一些評論。这些評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迅速发展从表示敬畏到忧虑各不相同。在会見赫魯曉夫先生以前，有好几回苏联公民告訴我說，中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速度比苏